

无知的游历

陈丹青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知的游愿

陈丹青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知的游历 / 陈丹青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495-5011-1

I. ①无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4776号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965mm×1270mm 1/32

印张: 10.125 字数: 80千字 图片: 362幅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5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序

叶南

这本书所收的三部长篇“游记”，是丹青老师应我所请，在2009至2011年间为《华夏地理》杂志写的特稿。按当时的如意算盘，每年去一个国家，写一个题目，将来结集成书。然而这些年媒体行业风云变幻，这个计划被迫中止了。很遗憾，我们因此错过了几乎是注定的更多精彩。

从积极的一面看，这批“游记”应视为陈丹青写作的新尝试，而它们的水准亦足以令我感到自豪，当然，是属于编辑分内的自豪。

陈丹青是那种能予人许多想象空间，不断制造惊喜的作者，这是我促成此事的初衷。归国以来，他在美术领域之外的言说和书写，并不以专业知识见长，却言之有物，不仅令人有所思，更能引人入胜。这番成就，除了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以外，自然还要归于见地。

在我的视野里，论文字与见地，陈丹青是二者综合评分最高的作者。见地有复杂的构成：知识、感性、直觉、阅历，洞察力，等等。至于写什么，真的很重要么？老实说，即使我不是地理杂

志主编，约陈丹青写稿仍然会是第一选择。

话是这么说，具体写什么还是需要讨论的。丹青老师在各种场合跟人说，是我请他写这些“游记”，可是他讨厌游记。（列维-斯特劳斯在他的游记名著《忧郁的热带》里也说：“我讨厌旅行，我恨探险家。”）事实上，我从未想过约他写“游记”，地理杂志也并不以刊登游记为荣。我们之间的“误会”一直持续到此刻。不过，重要的是，他毕竟写出了他从没想要写的“游记”，而我觉得，这几篇文章发表在地理杂志上，恰如其分。

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学体裁。古人的，今人的，我们上学时读过不少。中国式游记的“中心思想”是寄意山水，所谓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，从一开始，山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属性的。因此，中国的游记其实是教育篇章，而传世的游记名篇，大多作于宦游文人仕途坎坷之际，借景抒情，托物言志。“为旅游而旅游”的徐霞客是个例外，他可能是中国绝无仅有的职业旅行家。

当然，这不是我想要的“游记”。

西方的“游记”复杂得多。近代，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带来交通工具的升级，教育的普及则让普通人接触新知，并对世界充满好奇。旅行，从此和新知与启迪联系在一起，我以为这就是中西“游记”的差异。

启迪与新知，代表着无限可能，旅行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也有无限种可能，西方旅行文学的内容，随之空前丰富，迅速成为重要的文学分支。除了博物学家、人类学家、考古学家和传教士的众多旅行记录，十八九世纪以来，多数欧美作家——从歌德、海涅、狄更斯到毛姆、海明威和本雅明——留下了重要的“游记”作品。二战之后，“后工业”的西方又掀起前往东方寻找启迪的新浪潮、

新风气，印度音乐，香格里拉，背包客，隐士，禅……造就了一群以旅行文学成名的作家，我能想到的名字有：Paul Theroux, Colin Thubron, Bruce Chatwin, Bill Bryson, Peter Hessler。

一百多年来，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记录了上述西方旅行文学的清晰轨迹。许多重量级旅行文学作家长期为该杂志撰稿，写出了自己最初的传世名篇，成为这份杂志引以为傲的资本之一。但是，这类文学中没有中国人的作品。

我期待并试图促成中国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学，但并不是中国人如何印证西方人已经发现的世界，而是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眼光。发现，并不仅仅意味着登上最高的山，潜入最深的沟，越过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达前人未到之处—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西方探险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机会——发现还意味着从熟视之物看出新意，从平凡之事看到美，从混沌中看见秩序，从无情中写出有情，游记，是考验观察和见地的文体。

前面说过，陈丹青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作者。我对他说：你想去哪儿、想写什么、想怎么写，都行，只要有所发现，有话要说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三年，除了亲自陪他上路，我没有给他任何建议，也没有在三篇游记中，删除一个字。

2013年11月26日



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此页放这幅图，只是喜欢这幅画。叶南要是活在十七世纪的欧洲，倒是长得有点像他，坐在那里想，请谁写游记。

游历和游记

近年我竟写了三篇长长的游记，先前想不到的。我讨厌游记，闲来读书翻杂志，凡题目是某人去了某地、某国，便跳过不读。为什么呢，我说不出；自己去到某地某国，当然高兴的，途中，归来，满心感触，但从未起念写游记。为什么呢，我也说不出。

木心几次讲起古人的游记写得好，我不懂古文，他所推荐的几位作者，此刻忘了名姓，好像不是徐霞客。我曾问，徐霞客写得好不好，他一脸又嫉妒又佩服的神情说：喔哟，都很会写呢。

年少时倒曾读过两册近人的游记，一是郭沫若的《苏联纪行》，日记体，写抗战胜利后他给派去苏联出席和平大会，辗转印度和克什米尔一带，进入苏联，到了莫斯科，大会都快结束了，于是各处参观。其中写他在冬宫博物馆无数西洋画前匆匆一过，简直“暴殄天物”，我渴望看名画而不得，读了好羡慕；又写他去郊外参加俄人聚会，亲见不少男女光着身子下河戏水，我便格外地惊异而羡慕了。

另一册薄薄的游记是郁达夫记述的浙地名胜，写日暮行舟，

船桨怎样在幽静的水中发出“勾”的一声；又写从杭州哪座山下来，路边有茶叶蛋摊子，他竟“连吃了五六个”，令我大惊讶，我们那时，半斤鸡蛋也得凭票，做饭时取一个，余汤，炒饭，隔水蒸，尽量弄得它膨胀而稀释——读到这笔，我当下口水分泌，也就由此知道郁达夫的时代，买蛋无须凭票。

那两本游记忘了跟谁借的，都是民国旧版。七十年代郭沫若尚在世，要知道《苏联纪行》仍未销毁，必定吓煞，因日记中分明写他动身前“蒋委员长”致送三百银元，使他如何感激。

这十余年来，不识深浅，我应别人的邀请写了许多杂稿，都是早先从未妄想言说的话题。三篇游记的起因，是奥运会那年，小友王肇辉引《华夏地理》主编叶南兄找来，说是每年拨几个星期，任选某国，走走看看，归来写成散文给他用。当其时，要紧的话是不宜说了，我心想，此后写点无关痛痒的文字吧，便应承了。但游记该是怎样写法呢，叶南说，杂志的文章无非套路，你放开了写就好。

于是2009年选了土耳其，2010年选了俄罗斯，2011年走访德国与匈牙利。每成一篇，叶南，果然不删一字，刊用了，之后便商议下回去哪个国家。当年羡慕郭沫若能去苏联，何曾想如今歪在咖啡座与叶南兄数一堆国名，挑挑拣拣，好奢侈！印度、伊拉克、阿富汗、波斯国，我都蛮想去，那里的古代艺术好极了。但最后商定：2012年去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，文艺复兴早期壁画隐在几个小镇，无妨弄个专题……转眼年底，却听叶南兄平静地对我说，他辞职了，理由呢，大约是他的思路不合杂志惯例，以致经费已难获准。我心下歉然，暗想，那几篇漫无边际的琐谈，怕就是不合惯例的导因吧。总之，本想至少周游六七国，积攒

八九篇，待笔路渐渐顺了，或可凑合出本书。现在提前结集，就只得这么三篇。

也好，若是年复一年写游记，成何体统——虽然我的写作，向来不成体统的。

木心先生上文学课，常会说，今后诸位走访列国，必要熟读该国的人物与史迹，有备而去，才是幸福的出游。他自己就能摘取书报刊载的各国掌故，点染铺衍，写成诗作与散文——但从从不写游记——又据说，秦晖先生有一癖好，也可谓异能，即平日遍查各国的地图、都城、名胜、史实，随口说出，令异邦客人好惊诧。人的才智，实在勉强不来，这类神游的知识、知识的神游，我偏是天生不会。或许长年浸染写实绘画的缘故，我非得亲眼看见了什么，这才算凡事有了分晓——上路了，叶南总会塞一本该国的旅游指南给我飞机上读，我便临时抱佛脚，郑重地读，但那是一本书，不是活的国家。待飞机落地，入了宾馆，然后抬脚走到马路上，我于这国家的认知——倘若走在马路上也可算作认知的话——这才刚刚开始：直白地说，新到一国而使我油然动衷的一刻，正是无知。

无知而旅行，写成游记发在专门刊物上，多少涉嫌放诞：《航向拜占庭》上篇甫告刊出，读者来信即在下期跟进，大意是说，除了普通游客的“长吁短叹”，这篇稿子并未提供地理知识。这是坦率的批评，我很惭愧：读者尚且求知于游记，我无能提供，又不肯读游记，我于知识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此刻坦率告白，三篇游记稍许引述的“知识点”大抵来自到处销售的旅游指南，或请叶南兄查了资料发过来，我的伎俩，不过用自己的词语略略搅拌，仿佛早经知道的样子。此外，我是以画画的所谓“写生法”，以

文字描摹所见而已：“所见”，便是我的“知识”，但这是游记么？

托尔斯泰是俄国人。他的产业与庄园名叫雅斯纳亚·波利亚那，并死在那里——凭这类算不得知识的知识，我率尔写起游记来。写起来，一路发现不知道而该知道的人、事、物，委实太多。善求知的人，好奇、心细，且擅命名。那年老友刘丹请我与木心出游英伦，住一座都铎时代小城堡，庭院有草，低矮地摊开着，姿态煞是温婉，木心便向主人问这草的英文名，隔天笑咪咪告诉我，他想出了汉译，可称“佳侣草”，与英文对应，果然恰切——可惜我早忘了那个英文词——这回去土耳其，以弗所希腊遗址到处是柔和细密的一种草，团团簇拥着廊柱的石座，每一看，我会心动，但丝毫不想到细草的名目，只顾抬起相机，摁下去，和所有游客一样。

是的，这本集子的排版弄了半天，复读一过，作者不过就是一位游客。游历的胜境，异国的想象，原是自己的事，归来看照片，彼时彼地的那份真意，其实消失了——游历中最是感动的经验，也写不出来，写出来的，难免是选择性追忆，且为文句所编排，转为专供阅读的稿面了。人向往某地某国，或凭空神游，或亲履斯土，各有各的经验，此或许人会写游记，此也何以我总不愿读游记，然而我竟写了。好的游记该怎样写法呢？三篇絮叨，只嫌过于用力，过于动情，这可能是犯忌的：你的感情，何必麻烦读者？譬如我爱托尔斯泰，兼及他的草坟，但是现而今，几个青年愿读《战争与和平》。

谢谢叶南兄赏我三次机会！谢谢每次和他陪我前往的王肇辉！他俩沿途嬉闹，打发时间，只为不惊扰我的梦游，再三等着我从景点推迟的回返。我也谢谢杂志社负责摄影的任超，他总有

办法迅速弄到拍摄名人故居的准许。夜里，选定餐馆，点菜叫酒，当然是惬意的时刻。伊斯坦布尔有种海鱼，一尺长，只是烤，不敷油盐——对了，顺便一提：我也不爱读描述美食的散文，而这类散文大致有涉异域和游历。为什么让人知道你吃了什么？那烤鱼嚼在嘴里的滋味，能描述吗？

话说回来，数落异国的风俗，是该点到美食，只是我的情形正相反：每次远游归来，米饭青菜，倒发觉自己尚存半份爱国之心。这算是爱国心么？木心——我又想起他了——是这样表述的：那年自英伦回，出机场，先到我家夜饭。桌面也就搁着炒豆芽清蒸鱼之类吧，连续数周的西餐，这是头一顿中国饭菜。木心良久不动筷，半晌，他那样缓缓地摇头笑道：“哎，难为情，真难为情。”

我记得木心驼着背，看着饭菜的模样，记得他由衷歉然，果真有点羞惭的神情。但我们吃这餐饭时，并不在中国，而是纽约。

2013年10月15日写在北京



上图：伊斯坦布尔海面。中图：圣彼得堡涅瓦河。下图：多瑙河流经布达与佩斯。



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寺





上图：自伊斯坦布尔旅馆阳台北望海面。中图：自伊斯坦布尔旅馆阳台东望蓝色清真寺。下图：黎明时分的圣索菲亚教堂围墙。